

## 过冬

■ 张明



“过冬”的意味已不再浓烈，早已褪去了先前冷峻的色彩。如今的冬天如夏日般可爱，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迎着雪花欣赏傲霜的冬枝，借着雪景拍一张踏雪图，用不着担心疾风骤雨冷暖饥寒。这在三十年前，做梦也难以想到啊。

那时的过冬，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吃的、穿的、烧的、用的，由于物质的匮乏而极大地考验着人们的生存能力和生活智慧。

冬天储有一窖红薯，一冬的口粮就有了着落，便可以过上安然无忧的生活。寒风呼啸的日子里，蒸上一锅，一家人围在灶旁，吃着热腾腾或稀甜或干面的红薯，倒也惬意融融。

村西有片柳树林，地上的落叶稀稀拉拉散

落着，毫不起眼，大风一吹，地上更显冷清。拿起扫帚，贴着地皮，细致地扫上一片，看似没有多少树叶的一块地方，竟可集成一小堆儿。耐心地扫上一阵，林子里便星罗棋布般撒下许多，三两堆儿就是一大筐，一筐筐聚起来，就装满一大车。寒冷的日子里，灶房里便充满了过冬的柴禾。

有的到化肥厂捡煤核。化肥厂里的煤渣堆积如山，有些煤块没有完全烧透，煤核里有深色的印迹，有的浓黑如墨，有的浅黑，黑白相间，如年轮一般。煤核藏在小山的怀里，用小钩钩仔细翻找，总会有所发现。刚从车间出炉的煤渣，在小山上蒸腾着白色的烟雾，乡亲们急忙跑过去，顾不得烧烫，就把煤核放入自己

篮子里。

这些煤核是烧火的好材料。把煤核放入灶膛的柴火上，拉动风箱，煤核就燃起来，发出红彤彤、蓝莹莹的火焰；有的含煤少，只会发红，但已足以助人烧饭取暖之用。

县城豆浆精厂的废料排在一个长长的水池里，里面冒着热气，雾气腾腾，水里挤满了捞渣的人们。

豆渣是很好的猪饲料，喂猪上膘，长得快。但糖渣不好捞，不必说寒冬拉着架子车跑上十多里路，只是因为糖渣沉在近膝深的水池底，挽起袖子，摸了半天，只能抓到一点似有似无的稀稀的东西，放在眼前，还没等看清楚，就从指缝间溜掉了。与其说是捞渣，倒不如说是捞水，但捞水还是有希望在，因为只要水是混混的，里面有“货”。

穿上胶鞋，跳入池中，用铁锹贴着池底慢慢划，小心翼翼地端起来，把锹里浊的东西慢慢地撇进袋子里。一锹一锹，直到装满鼓鼓的一袋。扎紧口，用力一挤一压，水就从蛇皮缝里渗出来，等到袋里的稠糊有一拃多高，再重新装袋。如此反复多次，胀胀的袋子竟然有了微微的硬度。只要不停的捞取，看似无物无形的池水，就会化作一袋袋触手可感的东西。

糖渣储存起来，过冬就有了底气。把猪养得肥肥的，翌年春上就可卖个好价钱，可以作学费，置新衣，家里的生活就多了一份希望与色彩。

艰苦的岁月里，冬日难捱，穷人难当，但穷人自有穷人的办法与智慧。这便是不言弃，不放弃，乐观面对，自强不息，从无望中走出希望，从渺茫中走出一条光明的路来。

四季里有冬天，人生何尝没有冬天呢？

散文诗

## 风雨潇潇（外二章）

王猛仁



我希望在空旷的河滩上，枕着月光入睡。八月，当落潮平静下来，夜，便充满了虚无的寂静。

夜空清澈。能隐约听到涌向海边的涛声。时光如同云卷云舒，驱赶着夏季的太阳。此时，依然是夜晚。

睡意皆无。

回忆，让我的内心膨胀着。

我对过去已有的生活，充满了崇敬和感激之情。

宇宙与宁静在瞬间超越了生命。

不老的星辰，不变的月亮，依然在漆黑的大海上空时明时暗，留着夜的记忆。

所有的美，所有的想象，所有的创造，都将成为瞬间的启示。

成为有争议的，流动的时光交响曲中听到的一声孤独的音韵。

就像我的诗歌一样，如果没有阅读，或者说不心存敬意，就如同我的生活中没有快乐一样。

风雨潇潇。

惟有心中的这块绿地，依然安在、充沛、浓郁。

## 冬之忆

一个周日的下午，轻风吹拂着地面上的树叶，也轻轻地吹拂着我的心。

我一边观赏一边思考这种变化。

有时，我也静观沉思，看看我们能否穿过绿叶扶疏的枝条而透视人的精神底部。

我的思绪漫延着。

像我周围在青草尖尖的叶子和油菜花的柔梢间掠过的浅黄色和蓝色的彩蝴蝶。

远处，是一抹荒原，一年四季，波动不宁。

风，已进入她的内心。

我的感情起伏不定。

你什么时候向我敞开你的灵魂？

在你富有魅力，风姿绰约的时候，还是当你在风的怀抱中显得那么强劲活泼的时候，你才是那棵雪中的红衫树呢？

我的思绪再度游离。

一种醉人的香气在我周围聚集起来，似乎要给予我飞翔的力量。

我已进入一种不可思议的溟濛的状态。

我半睡半醒，这应该是一生中最甜美的时刻。

梦幻过早地来临，月色那样地朦胧，我在迷离恍惚的世界里寝食难安……

## 深夜，我醒着

在我触摸山水的一瞬间。

她笑了。

人们听到的声音，没有比这更温柔的。

她的美，迷惑了我的眼睛，她散发的幽香使我透不过气来。

我沉入一片美丽的黑暗。

好象要丧失一切，好象我已被淹没。

一只被轻风碰落的玉兰花飘过我的眼睛，落在我的身旁。

它的馨香已穿透我的心。

我的面前似乎什么也没有。除了田野和荒原。

近旁，是白玉兰。

我对她观望。

她似乎离我遥远，有一种冷若冰霜地美。

她披着节日的盛装，庄重而大方。

我知道，在我的梦里，我看到的并不止这些。

在我的诗里，我写下的并不止这些。

深夜，我醒着。

可她，还在酣睡……

## 曾经那些美好的等待

■ 赵献伟

她在广东时常给我写信，厚厚泛黄的稿纸，深蓝色的圆珠笔印迹，清秀的字体，为我讲述着在南方工厂里，我所不知道的世界。我在回信中则为她讲述着每天班里所发生的一切。整整一年，我们都在用笔记录着双方生活的美好、快乐和忧伤。学校传达室设在校外小卖部，学校每一个星期才会让我们领一次信，每到周五下午，我总是第一个飞奔到那里，急切盼望她的信。每次拿到信，我都紧紧地攥在手里，又飞奔到教室，仔细阅读几遍之后才会罢休。可以说，那是一段青春岁月中最美好的日子，因为有了等待，我的青春变得绚烂多彩。

或许过多书写文字的缘故，上大学时，我悄悄喜爱上写稿。2001那年，我还不会上

网发邮件，也不会在电脑上写文字，写信投稿就成了我生活闲余中最主要的事。无数个白天夜晚，我都在忙着苦苦构思着文章的结构、情节和人物。每个周末，我都会准时出现在校园邮局，慌着把那些我亲手写的“豆腐块”寄出。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等待是痛苦的，也是备受煎熬的。然而，也给了美好。因为有私心，我自愿向辅导员申请做班级的“送信员”，四年中我没有一次落下班级中每位同学的信件，毕业时，还意外地被评上了优秀毕业生。最令我快乐的是，在睡梦中，我总是梦见自己的稿子上了国内某个著名杂志，某篇文章得了大赛的几等奖。虽然，我发表的文章很少很少，但那种内心的等待与期盼至今难忘。

## 劝

■ 黄清花

上班的姑娘一看：镀金的。

路大妈一生什么苦没吃过？却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心里那个气呀，快要气炸了。当即，连邻居家门还没出，就破口就骂：“那该死的妮子小刘，我说呢，嘴儿像抹了蜜了，叫大妈叫得我头晕！”到家后，脸阴郁着，一会儿骂导游，一会儿骂老头子：“你个糟老头，见我上当，你也不拦着，存心气死我呀，五千多呢，真窝囊呀，竟然被个毛丫头给骗了，气死我了……”

这边孩子们听爹电话里说老伴气得两天都好好吃饭了，这还了得。老二老三老四都在本城，很快在中午下班后赶回家，见妈那一脸的怨怒，都不敢怠慢，个个陪着笑脸。

三女儿先挤在妈身边，挽住妈的手说：“妈，这个手镯您戴上，绝对没人敢说是假的，你看金光闪闪，多漂亮！”

“嗯嗯，漂亮，漂亮！”老二跟老三赶紧附和，这不说还好，一说，妈的脸更虎下来了，瞪着她们几眼，愤愤地把手镯捋下来，“咣当、当当当”撂在面前的玻璃茶几上，一言不发。

这时，四儿子不声不响地来到妈的身后，不轻不重地在老妈肩头捶起来，路大妈略微调整了一下坐姿，脸色有所缓和：

“嗨，你们也别劝了，只当拿钱喂狗了，我真是老了，老糊涂了，哪有便宜会让我这老婆子贪呢……”

“妈，不就五千多块钱嘛，我一月的工资而已，下月我给你买个真的。”四儿子说着，捶背的手也慢了下来，心想儿子我可是诚心诚意要孝敬您老的。谁知，老妈一听，想道：这就等于人家几千元买一个手镯，我一万多买一个手镯，就我冤大头该被宰呀，活该让那些姐妹们笑话我。然后，竟然一下又火了，恨恨地说：“就你大款，就你会败家！大家又都不做声了。”

“叮铃铃”尖利的电话铃声打破了房间内令人窒息的沉寂，三女儿向前一步，拿起话筒：“喂，是大姐呀！”转向妈：“妈，是大姐。”说着，她把电话递给了妈，只听那边传来省城大女儿的声音：“妈，哎呀，你可不能再生气了，五千算什么呀，连我一月奖金的一半都不到。妈，您一向精明，您老要是因为这点小事气病了，可不划算呀。”老妈似有所动，只是“嗯”了一声，“还有啊，妈，你不知道，这样上当的可多了去了，就说吧，我单位那个大姐上次旅游买了两三万多元的黄金，全是假的……”说也奇怪，路大妈一听这个，简直就像服了灵丹妙药一样，心里立即就舒服了，想：原来还有比我更冤更倒霉的。不禁“呵呵，呵呵呵”笑了起来，然后，全身瞬间都像是解了魔咒，注入了活力似的，挂了电话，返回沙发，一家人都因此欢欢喜喜起来。